

一 日本人的常识

“常识”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是一个比其他几乎所有的哲学概念都重要的词汇。一个人可以没什么知识，甚至道德意识模糊，他在生活中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缺少常识，那他真可以说是到处受人白眼，寸步难行。

虽然“常识”是一个常用词，但是给它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却又不那么容易。当然，这里并不是指常识所包括的包罗万象的具体内容。不言而喻，其内容是随地域的不同而相异，随时间的流驶而变迁的。说其难是因为日语中的“常识”与我们所说的“常识”以及英语中的“*common sense*”都有差异。抛开

哲学家们的各种解释，英语的 *common sense* 如其字面所示 侧重感觉方面 原指人人共通的感觉。而我们一般所说的常识则侧重这种共通感觉的结果，即不辩自明，因而是人所共知的一般知识或道理 即“日常的知识”。这种“日常的知识”虽然不像专业知识那样在工作中担任着重要角色，但在生活中却起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

然而日本人所说的“常识”与英语的 *common sense* 和我们所说的常识虽有相近之处，但绝不一样。它更是某一时期在某种较为稳定的社会条件下约定俗成、要求人人遵守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一般来说，日本人把“常识”看作是日常生活的行动规范和判断基准。它不完全是知识 因为知识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日本昭和时期的一些常识在平成时期的日本人看来就很可能已经是“非常

识”即“缺乏常识”了。它有点儿像我们所说的“规矩”。但不完全是“道理”，因为道理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日本人的许多常识却令别国人难以理解，甚至瞠目结舌。

以他们关于动物的常识为例。一般在日本人看来，几乎天上飞的一切动物都有神圣的生存权利，包括乌鸦与麻雀。尽管乌鸦在日本满世界乱飞乱叫，吵得人们不得安宁，还把垃圾弄得狼藉不堪。但是就连日本足球队队徽都是一只乌鸦！很难理解他们取了乌鸦的哪一点。当日本人在其他国家看到孩子们用弹弓或气枪在打麻雀，其惊讶程度大概与听说我国有吃猴脑、吃蛇、特别是吃狗肉的风俗不相上下吧。捕获飞禽在日本是极不文明和极其残忍的行为。相比之下，在日本，水里游的动物的命运比飞禽就要悲惨得多，它们都“理所当然”地可以

被抓来吃掉 包括海豚和鲸鱼 而鲸鱼和海豚在西方或我们的童话里常常是救命恩人的象征。只有当我们考虑到一个狭长的岛国所必然形成的“饮食文化”我们才能对这一常识有所理解。

众所周知，最有代表性和最讲究的日本料理是“生鱼片”和“寿司”。在“生鱼片”和“寿司”之中 最受日本人欢迎的材料是金枪鱼。日本是金枪鱼的最大消费国，当然也是金枪鱼的最大捕获国。日本不但自己捕获，还大量收购、储存台湾、韩国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渔船捕获的金枪鱼。捕获的范围也从日本周边海域扩张到印度洋，又从印度洋发展到大西洋。甚至远在中南美、北非也发现了在拥有先进捕鱼技术的日本人船长、水手的指导下捕获金枪鱼的渔船。据国际有关部门调查，如此这般地捕下去 在不远的二十一世纪初 金枪鱼如果

不灭绝 也将成为珍奇动物 特别是肥美的黑金枪鱼恐怕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日本人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生鱼片和寿司的行情反倒越来越好，店铺也越开越多。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常识，日本人不吃金枪鱼宛如天方夜谭。更何况日本是一个不干涉贸易自由的国家，而且还有不少人靠金枪鱼为生或生财呢！说日本政府对保护自然资源完全不采取措施也不符合实情。但日本保护自然资源的根本立场和我们的有些出入。就捕鲸而言，日本现在也采取一些措施禁止大量滥捕鲸鱼。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再这样捕下去，明天就吃不到鲸鱼了。如果你问日本人，为什么尊敬乌鸦却残杀鲸鱼呢？他们会觉得诧异，或者感到你提的问题很愚蠢。答案不是很简单吗？鲸鱼能吃！他绝不会想到世界上如果没有了鲸鱼，人类将多么孤独这类起码是

带有感情色彩的美学问题。也就是说，日本人的常识不是出自“道理”而是出自“实用”，不是出自想象，而是出自经验。在这种意义上，日本人采取限制捕鲸、限制捕获金枪鱼的措施颇似今天的反对原子弹、反对战争，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曾经给他们扔了两颗，使他们备受污辱和痛苦，而且他们还不能发展原子武器。其实，如果真心反对战争的话，首先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解决战后遗留的问题，并向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公开导致美国的原子弹落在日本的原因，说白了，即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

再举一个关于常识的例子。我们在东京的高大建筑之间可以看到“一线天”似的就像刀切的缝隙，这意味着日本在私有财产问题上泾渭分明的。但是在噪音方面情况就是另一副样子了。且不

说走街串巷的暴走族的摩托车的噪音喇叭，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一些日本人眼中也是一种“例外”、一种“非常识”。但是各种党派、组织的政治宣传、竞选演说、小商贩的叫卖等等的高音喇叭又该怎么说呢？它们并不比暴走族的噪音逊色多少。但是日本人却对此听而不闻，对这种精神上的骚扰听之任之，因为这些属于常识范畴。最常遇到的情况是，邻居养了一条缺乏教养的狗，这条狗不分早晚地叫，而狗的主人却并不以为耻，尽管日本人嘴上常说要讲究礼节和体谅他人。这和日本人养狗的常识有关。大概最初是受了欧美的影响，在众多的动物之中，日本人对狗情有独钟，就像在众多的体育项目中对垒球情有独钟一样。他们以养狗为荣，并形成了风气。但他们豢养动物的最主要目的却不同于大部分欧美人或中国人，其主要目的是期望

动物能陪伴主人消愁解闷，即消解主人的孤独感和寂寞感，这也是很多妓女和“单身贵族”养狗的原因。并且豢养动物能给主人带来优越感，因为它意味着仁慈和富裕。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住居狭窄、人口拥挤的都市生活条件，那么我们会为动物的命运而悲叹了。它们大都做过绝育手术，有些还要根据主人的审美观经过“美容”生活在窄小的空间甚至笼子里。对狗来说，一天仅有的一两次散步大概是最愉快的时光。日本人常常惊讶在我国的街道上何以见不到狗，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养狗的基本常识。养狗首先要考虑的是有没有养狗的条件。这条件就是给狗一个自然的生活环境。但对日本人来说，“不管狗怎么想”养狗是主人的慈善的表示，就像乐善好施是施主的慈善的表现一样……

日本人的常识，其领域比我们所说

的‘规矩’要广泛得多。从国际关系到夫妇相处，从生死婚丧到吃喝拉撒，可以说无处不在。它起码在公共场合，至少在有他人的公开场合要求人人服从，否则将被指责为‘非常识’，而非常识对日本人来说又意味着极大的耻辱。因此“常识”是一种约束力，它要求人们采取基本一致的行动，不管你对这行动抱有什么态度。这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诸多不自量力的惊人之举的根本原因之一。

“常识”对于国土狭小、人口密集的日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日本真有所谓‘灵魂’的话，“常识”恐怕在‘大和魂’中占的地盘最大。个人是藐小的，集体是强大的。把个人凝结为一个集体需要某种凝聚力。在日本，这个凝聚力就是“常识”。家庭有家庭的常识，公司有公司的常识，作为国家的公民有国家公

民的常识。

常识又是“调和剂”。在国土狭小人口众多因而竞争激烈的日本，它给对立的双方一个共通的行动准则，要求双方必须遵守，就像参加体育比赛的双方必须遵守竞赛规则一样。日本的礼仪便是这类常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礼仪所起的作用，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重要。

一般在社会生活中，与其说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尺度，不如说是道德。因为法律所管辖的范围极其有限，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都留给了道德。人们常常是根据善恶利害的观念来选择自己的行为。但是在日本，道德的领土很大一部分已被常识所侵占，道德的领地越来越小。常识到处以道德自居。常识是在法律条文和道德律令之外的一片无限广阔的天地。常识可以毫不顾及道德

的管辖 日本的很多常识就是如此 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常识更是如此。因而在日本，常识又可以说是一种麻醉剂。它麻痹、抑制道德意识（如果还有所谓道德意识的话）使人不加思索地按常识行动，因为很少有人怀疑常识的正确性，即使怀疑，也不得不按常识来行动。随着社会的变迁，常识的内容虽也在变化，但是常识在日本精神中的地位却决不动摇。

常识有其优越性，也有其狭隘的一面。

常识往往是个性、思考的死敌。这就是我们很难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日本找到一个在世界范围有着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的原因 尽管日本有着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和研究机关。从咿呀学语的时代开始，无处不在的常识就潜移默化地阻止着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

的发展，企图把每一个孩子都磨练成一个“无形的军队”中的一员。这也就是日本常常给人一个“大公司”的印象、日本人给人千人一面的印象的原因。这种现象颇似我们很难单单根据日本公司职员几乎清一色的西服来猜出他们谁是谁一样。我们可以接触到有着不同经历、从事着不同职业的日本人，也可以遇到“好的”或“坏的”日本人，我们甚至可以窥视到某个日本人的某种怪癖，但是真正有着独立见解、有着完整的个性的日本人却是很少遇到的。

常识还有着强制性的一面。在日本，你要做一个有教养的正常人，那么你必须服从常识。常识靠其无形的力量给家庭、公司、社会带来秩序，给日本人带来物质财富，但是作为报偿，又把他们的精神变得十分单调，把他们的人格变得极为贫乏。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常识

不但是大众化嫖和赌的原因，也成了某种东西很容易在日本流行一时的理由。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不会看到像在日本那样 某种东西 例如某种服饰、某个品牌、某个颜色、某个歌星或歌曲、某种药品或化妆品一旦流行起来，便像瘟疫一样席卷全日本。我们很难在某种东西本身找到如此流行的原因。使这种东西得以流行的原因常常是常识，人人如此，你不如此 便会感到孤立。在日本 孤立 又是多么可怕的呢！

二 作为常识的玩儿

对‘游戏’这一概念持有最宽泛看法的恐怕要数荷兰人约翰·惠金格(1872 - 1945年)了。他认为人的最主要特征与其说是理性或制造,不如说是游戏。因此,他把人定义为“游戏的人”。根据他的理论,不但嫖和赌,就连血腥的决斗和战争也便成了游戏的一种。抛开这种宽泛的看法,一般所说的‘游戏’便是我们俗称的“玩儿”。其解释多种多样。有说是来源于人类的摹仿本能,有助于智力、能力发育的,也有说是过剩精力的宣泄,既可以满足竞争的欲望,又可以避免竞争带来的危害……也许各种解释都有道理,又都如瞎子摸象。但是不管作何解

释 都承认游戏必有一定的规则 因而需要“技巧”并且游戏虽然常常被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但其价值仍在于游戏本身，或说游戏以本身为目的。从广义上说，艺术和体育也可以划入游戏的范畴 从狭义上说 游戏就是我们常说的“玩儿”。

“玩儿”这个词儿在我国常常被看作儿童用语 大人一般不屑说“玩儿”大概是因为不希望把自己的兴趣、爱好、消遣降低到“儿童游戏”的水平吧。但是在日本“玩儿”却用于不同的年龄阶层。当然玩儿的内容各异 儿童有儿童的玩儿，大人有大人的玩儿。而且在日本，大人的玩儿所包括的领域十分广阔。不但打牌、下棋、钓鱼、登山和一些体育项目是玩儿 连茶道、花道也被划进了玩儿的领域，甚至既不属于文艺又不归于体育的赌博和玩女人都是具有历史传统的、被

公认的“正经的”见之于经典的即作为常识的玩儿。例如日本门户开放以后，在横滨形成了一个外国人居住区。外国人希望日本方面提供一些娱乐设施，于是后者便热心地修建了一座妓院，结果弄得外国人啼笑皆非。由此可见双方对玩儿的认识多么不同。

根据游戏的一般定义，赌博和玩女人应该排除在游戏之外，因为在赌博之中机遇相对技巧来说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而且赌博的目的一般在赌博之外。而玩女人就更不具备游戏定义中“技巧”和“以自身为目的”的性质了。然而在日本“大人游戏”中包括赌博和玩女人却是常识，这一点不但可以从日本大量的辞典和关于文化的书籍中得到说明，而且也可以由随处可见的嫖和赌的风俗来证明。说起来，赌博和玩女人还是最为普及的玩儿，这大概是因为它们既不需

要什么难以掌握的特殊技能，而且又最为直接地与人的欲望有关吧。

如果‘吃喝玩乐’给我们不务正业的印象的话，那么“吃喝嫖赌”就近乎败类了。但是日本人不这么绝对。单就嫖而言，日本自古就有“英雄好色”的说法。如果翻开史书就会发现，这种说法确有根据：史上留名的人物大都是有些风流艳事的。这并非什么奇谈，说来就像我国皇帝法定享有“三宫六苑七十二妃”一样正常。没有点儿色情味道的人就相当于一个枯燥无味的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日本的很多时髦演员、歌星总是时不时地制造点儿花边新闻的材料，以免被人们遗忘。日本甚至流传着所谓“男性神话”曰“不买春就不是男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某种程度的嫖和赌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它们对于生活是一种调剂，就像饭菜需要佐料。